

韓文書

十四

十七 文書
十八 金 金

~ 16
273
14



同會
印攻

門 16
號 273
卷 14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

節度使十一

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

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

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

故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云○終

篇當看其抑揚開闔反覆頓挫蹊逕

全自孟子中來蘇洵曰昌黎此書如

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龜鼉蛟龍萬怪
惴感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
不敢迫視林希元曰此書見退之平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

生異於人處義理既正詞復婉順起伏變化曲盡作文之妙茅坤曰由情道之文故宜於圓暢反復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而已而伸於知而已昌黎根氣自盡子中來稿成日昌黎根如此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一作望非是喪一作哀或作衷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此是文章有把捉處不然亦折不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在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

於下矣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

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二教字或並作命或上句教字作受命下句所受教字作所以受命皆非是○此反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而愛一作而能愛而忘一作而不愛二語

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

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一作此言起處以初受命不敢言既而以報德為心安得不以此言進是以惟執事可聞此言惟愈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是逐段作奏節關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人

終面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終或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

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

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

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好一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成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能上或無賢字則上或有荷如此孟子中來，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前段說話此一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已二字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命筆採納焉。哀下或有察字今按愈恐懼罪下已有察字非是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或作鈞
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愈

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謊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考登科記直均為貞元十九年進士○虞集曰情本悃愾而有深思處堪把一玩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
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頃渴皆非是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不悔非信道篤者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畧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夫別作答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不知者乃
用是為謊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利下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
又離鄉邑去親愛其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

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
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
語或作謂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論切
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佳或作嘉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貞元十四年
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
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昔人
言凡與先達文字甚難語太抗則驕
大卑則諂如退之與于襄陽書不抗
不卑最為得法翹則以為為寧失之抗
毋卑謝枋得曰昌黎作文專占地步

如人要立要在平處行要在
潤處坐要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不害為君子之上之人負其位不
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屈成之窮
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
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
自處者可謂高矣茅坤曰前
半魏瑋游泳後半婉戀凄切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

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

上或有夫字士之能垂休光昭後世者亦莫

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

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議論侷儻固能動
 此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
 之疎也援音爰推他同切禮記上弗援下弗推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
 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
 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凡上

轉及覆重疊愈不厭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如挑層巒但見蒼翠敢以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
 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抱一作苞云
苞陳寔碑所謂苞靈雅之純是也今按抱字
已通况韓公未必固用選語始置之世下或
有出字不世或作出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人字立下或無而字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
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而字人未暇禮邪何其宥聞而不聞也將或作
其○孫

鑷曰設疑辭以道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
 達何等姚戀悵切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
 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
 自隗始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戰
 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對曰
 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
 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
 ○呂祖謙
 曰是時韓公已為博士雖下命之卑如曰吾
 亦足以祿妻子矣何其哀如此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焉或作哉非是○
 錢穀曰後半截議

論皆是設為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顛駢絡
 精神大都老於世故合於人情故放言高論
 筆端自不窘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
 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以與
 作與
 以與義通齷測謹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
 角切磊磊狼切
 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
 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
 與公為國子四門博士大較公與崔羣
 相知深故篇中情悃與諸篇似不同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
 徐州幕凡兩度在問尋承已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唐宣州今為寧國府宣城

縣屬南直隸貞元十一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三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

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

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

臺邪

等下或無百千輩二字今按文勢當有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靈臺字見莊

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

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

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安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

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

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安在上位託於幕府則

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

所以待足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

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

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無所與二字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亦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看六個或字見得平生深交有此六樣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無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僕愚陋

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自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用反語一繳有急瀨迴瀉之勢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

何疑疑者曰君子賞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
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 如清河者人無賢愚
是然本字亦未安 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
伏或作服
或無 僕應之曰鳳皇芝艸賢愚皆以為美瑞
耳字 青夫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
食上或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有於字 至於
稍也 梁也膾也魚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
乃解解不解於吾 崔君無所損益也
於吾或
作吾於非是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或無所字

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 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
卑位則旋而歎 不賢者或至肩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 旋或作旋竟上或
無意字皆非是 無乃所好惡
與人異心哉 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
生壽夭邪未可知也 語極慷慨合讀者不得
此段文大似 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
伯夷傳中來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
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茅坤曰怨而不傷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水○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自盧氏閭頰近潁經洛陽入洛潁水在登封俱屬河南府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二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或作髮○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車謂車左旁切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髮或作髮○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車謂

車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遺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兒字滿下或有眼字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能不或作不能非是

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即中嶽也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

秦禱祭必奠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於十九年冬

既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此篇自解中却有意而筆陣亦復蕭散黃震曰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羣書言交際之情婉轉悠遠與陳給事書言於官門墻易陳之狀尤明切數人謝枋得曰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茅坤曰洗刷工而句調佳甚孫鑛曰極力鍛鍊却又一氣揮洒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何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無候下或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何候於門

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字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

日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

昔人云文者貫道之

器文與道原非二物退之乃云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將此文與道而二之邪此退之意以文為學終也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

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

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

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專上或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

或有也字皆非是周匝一篇精神全在此

總理去年春亦嘗一進

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若上或有其字

也下或有人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屬乎其
 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閱字為對屬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今按屬猶附屬退
 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
 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
 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退而懼也
 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
 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示或作

逐段波瀾至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
 此更覺橫溢所為下或
 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有文定下
 下或有賦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
 字非是皆指下或無字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更
 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措下或無字
 ○節伯溫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
 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其有喪故不用退之
 二云送孟郊字用生紙急於自愈恐懼再拜
 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
 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於
 喜聞過中都句句
 有地步局面自好

垂示僕所關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
 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遺僕何
 幸乃得吾子諸本本又下有矣字或云漢武紀
 亦以此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
 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
 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
 乎懷音凜嘗音紫僕居或作
 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然僕退而思之

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
 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以獲罪於
 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
 天字更僕在京城十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
 之所趨僕之所傲與邑合者則從之遊不合
 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坐○數語
 摹畫強項景狀頗
 似蔣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
 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
 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
 者邪已或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

二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
行下孟切○禮記儒行又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雍引古作自己說語退之好
 用此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僕何
法能爾或無而字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
 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向或作
或有懼字或無可字○世態至此直令我輩
笑啼俱所不敢然予樵韓公意片却有家
守其意在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
 則下車拜車下或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
 者吾之師也過上或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
 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
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

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
 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一或亦其

韓昌黎集卷之十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謙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下謀下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遠

言也黃震曰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
 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其與爾中
 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吾飲食衣服亦有異
 乎其所以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
 由是觀之公之三宰相書豈階權勢求富
 貴哉宰相人本所由進磊落明白以信之公
 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
 刺而陰求陽騁心口為一妄意廉退之名真
 播開乞祭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
 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
 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
 之也為幸或作為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
 者不可也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

韓昌黎集卷十七

十一

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福與禍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存乎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是福與福皆存乎已歟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在彼而不

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艸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

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虜事第一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退之諫張僕射擊虜書說利害最微隱人多不覺故先破眾說以伸已意或危言或婉詞俱最切實有味劉夷叔曰公上張僕射擊虜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十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失不可及哉茅坤曰其詞旨與司馬相如諫獄書相參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陳諫者作陳諫者

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哉一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
 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一文字賞作
 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
 邪字聲訛為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
 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
 有人字樂不可捨
 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或
 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
 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
 大者殘形軀墮或作
 墜下司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
 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

軀者哉先提破建封拒諫之意
 以塞後路文勢道緊愈今所言皆
 不在此其皆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
 無之字馬之與
 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骨之相束血氣之相持
 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遺步驟
 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
 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
 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
 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骨筋或作筋骨決
 下無矣字非是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左殺豈韓公作歇後不了語也○越之寄句一

束有干鈞之力文更有操縱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骨髓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

危哉臆或作腹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象君

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

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

拜茅坤曰告人自當如此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我儕學不

可妄假而亦貴乎自信如曹子建云文之佳惡我自得知之杜子美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皆有識見有擔當之語退之此書其意大略相同但於揚雄太玄經以為不止與老子退之其處特甚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筮或作仕但力為之古人

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或有有字或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

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

或有即字也上或無之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俗下下或無文字字一二字而有者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字則人或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字然以或作然而小好大好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埃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字管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字然以或作然而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日上一或無之言子雲歟字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

道也子雲益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埃聖人而不惑耳或近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耳或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年業之庶幾乎至

也長上或無年字然閱其弃俗尚而從於寂幾下或有至字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短果能不可發去乎个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亦增多个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知是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或而有愈再拜字非是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

八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此唐制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聞望故其為書如此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

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
 者亦將一十年于今矣接上或無跡字陞或作昇念慮所及
 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
 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
 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
 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
 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

執事之與司貢土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誠或作識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予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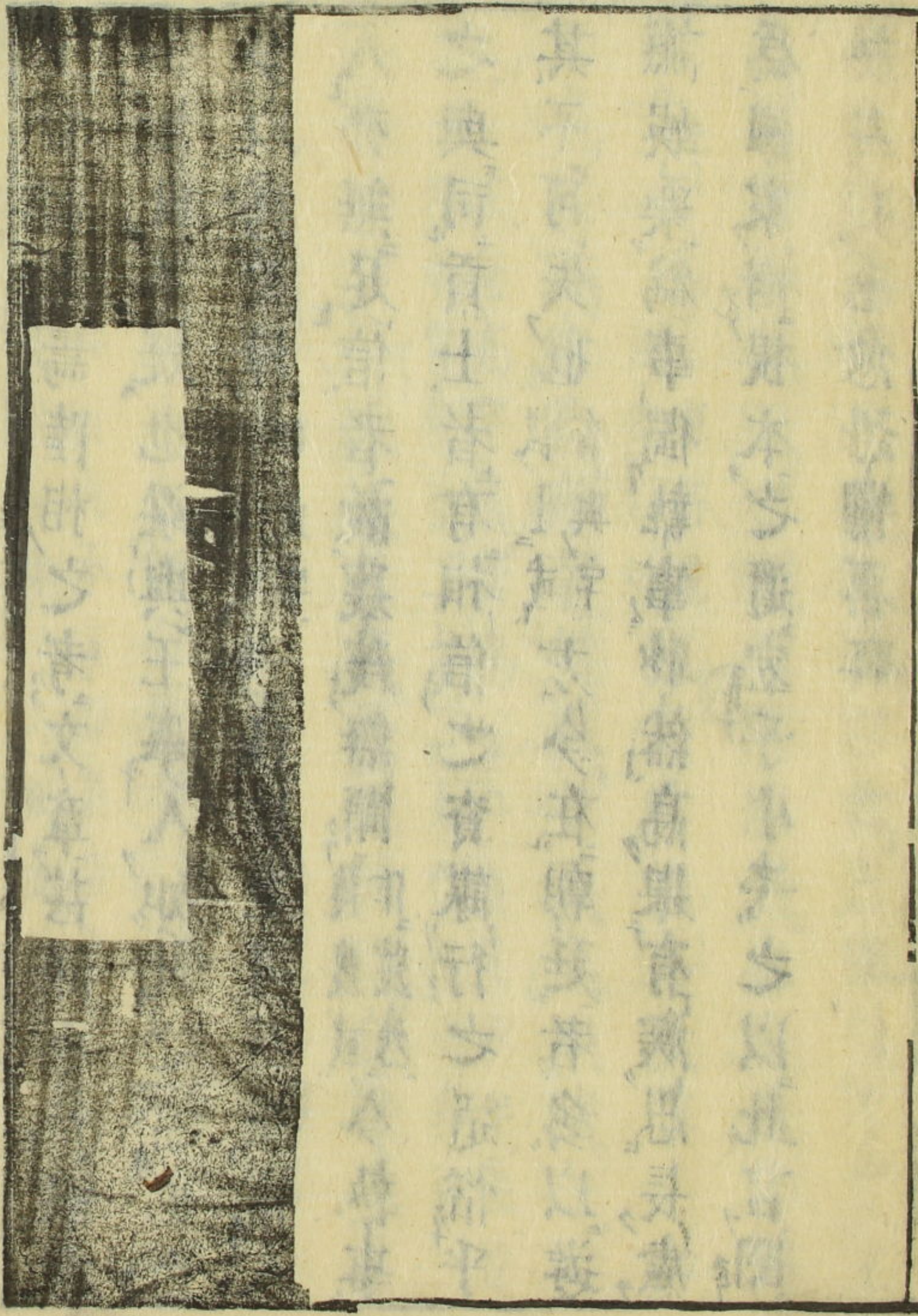
之又仕不達弃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或無干野字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觀喜之人文俱足不朽備其無傳于世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相字上或有下字非是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
 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姪
 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
 屈稱者其日已久矣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
 偽或作邪妄詐佞或無
 矣字或作有韋羣王者貞元十七年吏部待
 為日父矣有韋羣王者即韋夏卿為京兆尹
 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也
 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據言云韋羣即羣玉也
 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
 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
 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

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翁之賢而能
 業其家者羣玉是也村或作行非是其日賢
 即有行也能上或無而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者薦而極論者
 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
 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語或
 作論
 或無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
 杞中進士第張苒者苒或作
 與登
 科記同元和二年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
 汾中進士第李
 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
 第會昌中為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
 後餘中進士
 第七李翊者貞元十八年
 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

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
 司疑焉則與解之間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
 以告之可也與解或作以解往者陸相公同貢士考
 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
 人也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貞元八年陸贊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
 曆七年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修傳唐與
 中第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天下其餘則
 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

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
 至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富也至
 今以為美譚人下或無自后主司不能信人
 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
 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愔乎
 其不可失也謀上或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
 謙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
 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八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刑尚書○邢謂邢君牙

也洪氏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年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遠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

八年以後十年以前當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黃震曰極論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
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
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
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大各與與于襄陽書同意
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
如春戎狄奔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

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

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洗洗乎洗音

無洗洗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安乎

謹呼海隅高譚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

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或願操一

弋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湟或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

是字非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

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

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
 其宏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本擇
 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
 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
 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或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
 是也或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
 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或並有矣

字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或無固字若果能是道愈見
 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
 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下或再有矣字愈
 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文而擢第於春官以文
 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亾未嘗不經於心也當
 世之得失未嘗不置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
 危在邊常或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

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
 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於王而見之
 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
 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
 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
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何洛文曰以木
與馬起議論是古今薦士語柄茅坤曰兩云
千萬人云云言雖多無益今幸賴天子每歲
 也正以起伯樂一顧之意
 諛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
或有于字而無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比字或無等字

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管人有
 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
 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
 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一本以
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
書本爲人求薦而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
次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
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
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
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虞集
日始終言之一句收拾前意蓋始終以馬爲
喻也即篇首在是不顧
篇末鬻馬不售二意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此即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奇極妙極。顧充曰。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之文苑。宛然為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錢穀曰。僅僅一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安瀾縈滌。雜出。其間自是洞庭岳陽。奇觀。茅坤曰。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天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

介之品彙匹儔也○瀆音汾匹或作丘其得水

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怪物龍之別名。其得水下或地。其不及

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

獫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獫音實蓋下或無十字矣或作年。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字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喚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乎笑之是也禮記獫祭如有力者哀其窮

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歿於沙泥吾寧樂

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李東陽曰既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卑異中尚有一段矯矯之氣視三上字相書不同纔見是退之氣節文字茅坤曰只一箇是以有譬喻看他一連六箇轉換都只數句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處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鳴或作呼鳴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句抱前句句刺心

皆是譬喻只一句收文甚妙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強此書謂賢者子寬夫端夫嵩夫無名正夫者豈正夫即嵩夫邪今且從舊退之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者即退之本來面目黃震曰答劉正夫書與答陳商書合觀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怪怪者非所以諸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也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

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
 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凡或無字先進之於後輩苟
 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
 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接後輩下或存之字○各存謗歸語
亦確甚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
 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
 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

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

此而禁其為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矣一作爾或作耳○

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不當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
 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存沈○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空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後下或無進字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上或無要字不下

或無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愈白

答殷侍御書

題下或注銜字非是○此殷侍御伯也公嘗薦伯堪在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中回龍則知殷
侍御為首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一年
此書曰八月益涼
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
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
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
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
缺日失月亾以至於老月或所謂無以自別
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
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

注公羊春秋

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公羊子
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所傳春

秋非一高傳其子平又三傳至
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又聞口授指
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
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
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
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
假假或儻矜其拘綏不得悉請務道之傳而
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

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坐休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繆繆若此之至繆繆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或作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答陳商書引喻甚佳甚切逼真戰國策文字顧克曰好作奇語自有一下種才料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觀退之答陳商書姚曲而奇不待繩削自合矣錢穀曰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神縮變化惟所欲為吾不得而窺其際焉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且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須求也意所欲也齊

王好等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

三年不得入齊下或無者字○韓子齊宣王知等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等食祿宣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等欲一吹之南郭乃逃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崧卿獨以律呂

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其說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又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太細得其大第而不差書

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具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宮聲而不用他律呂者故特誤耳○前漢律歷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其帝之所作也○董份曰三句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却倒下字曰吾瑟鼓之真天然

句法不求奇而自奇容罵之曰王好等而

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此或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又是所謂工

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等或無也字皆非是○婉而

筆力輕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

後如此

韓昌黎集卷十八

十一

世而為文，必使下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
 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文雖工不利
 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以明理之文，
求仕於當世而不投時，誠如操瑟而立於
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然君故區區之
子，所守斷不因時而為之遷就也。
 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
 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或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倪講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

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此書與原道篇俱維持斯道文字，故能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發呂祖謙曰：此篇須看大開闔，謝枋得曰：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邵寶曰：與孟簡書皆胸中流出，其文不刻而妍，茅坤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孫鑛曰：闢佛是文公一生大識力處，故此書明目張膽，至今讀之。

稟稟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奇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

或無吉州二字下云得吾兄

節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

是元或無信字氏下或無此傳之三十字皆非

吉州司馬按唐吉州今屬江西為吉安府潮

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

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無下或有有所故

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司馬光曰世稱韓文公

與孟尚書論中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去觀蓋嘗徧觀佛書

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與之語

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或刪

云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

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

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二字則要自以為

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

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

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閒亦

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長以

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

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

私則又未能真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

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

于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

醉心耽之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
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
 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
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
 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
自不必違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其禍
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彼公於此
能因彼稱譽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味熟一
且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
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
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平
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
 造其廬及來袁州聞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退之論佛畢竟
在福田上立說
 孔子云丘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其類至慶下或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
 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
 兮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早傳又曰不為威惕
 不為利疚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自孔假如
 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况萬萬無此理崇或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韓昌黎集卷十八

十一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
 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
森布非是
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破○孫
鑣曰此段證意從班婕妤好化來更有波瀾
 又肯令其鬼行宵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亦且惑矣或作
非大惑歟○自
假如以下言佛
不能為人禍福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
 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大明則三細淪而九法斲
 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不
字不明下或
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斲都故切橫去聲
○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於天下甚大上可
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為其大揚子雲云
然其拿一孟子立脚根極占地步揚子雲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云或
作曰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
 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
亂至或作疾非是其經或作經畫或下有書
字○茅坤曰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
處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

韓昌黎集卷十八

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一二二三尚皆或無尚故學士多老成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
 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遺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禮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王整曰倒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然賴其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
 而已崇或作貴上又有知字令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是不應複出也

此二句似揚而張之其太經太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也此四句似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
 侏離矣向或作荷侏音朱後漢南蠻傳衣
 裳班闌語言侏離此二句又揚而
 張之直救起前數十句語可扛鼎樓昉日出
 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此
 文字抑揚格謝枋得曰此故愈嘗推尊孟氏
 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
 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
 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
 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

不至此也。彼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顧充曰：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闕，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自關世道，又不。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但文字之工而已。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竊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不仁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處也。退之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而立言行已，其異。又孟子與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備，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貌大人，輕萬鍾，名色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顛于，宰相此其異者，又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羅大經曰：韓文公不會深看佛書，故此書但能皮其皮，毛然以孟子關揚墨對說，便見正大主意全。

在釋老之害過於揚墨四句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

滅矣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而粗或作且粗○呂祖謙曰語壯有氣力茅

坤日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揚反

覆筆端籍混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如龍蛇張籍皇甫湜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

否皆公門人增慙懼歿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

距誠行之意點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

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

顛對釋氏之徒極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許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盤山人書

黃震曰答呂盤山人書

弟弟子之列蓋山人矜誕人也責公以

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公故盛其說以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信音申

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

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

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坐上坐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

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

在弟子之列僕下或無者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茂之美意恐未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
 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
 雜而不貫或無書各自名四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
 於道者也下乎字或作邪字左今天下入仕
 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
 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或
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驕不在軍事

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
 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或者在字亦恐艸書
 者字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
 起務欲進足下趨歟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
 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
 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
 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
 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
有脚字者下或也字
 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

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茅坤曰有此一轉方成正議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浴見國語管仲事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一年進士

書所言河南事跡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垂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書下或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

有狀字聊賴連辱或作辱連紙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或有重字○河南其率也謚曰侯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日闢副日式參謀日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故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

此耳言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

於下或也有古字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

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

默默之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
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
按象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
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議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
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
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
之勿遽相罷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
期之無已四字相或作止
○今按相罷字疑衍况此書題一
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
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

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稹以書言甄濟事
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按唐書甄
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孤獨按唐書甄
雅稱居清巖山採訪使苗晉卿表之
諸府又辟歸至堅臥不起天寶十
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不朝
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
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
已為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議論
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
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其生以誠密
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
身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刃名
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

五經通考卷之六

二十一

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
 濟引領待之希德歎歎止刀以實病
 告迨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
 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兼府生子因其
 官字曰禮闈曰憲臺禮闈或憲臺更
 名逢幼而孤及長耕田城野自力讀
 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
 獲則振其餘於鄉黨貧俠者朋友有
 緩急輒出家貲周贖以義聞逢常以
 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
 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卑同科因
 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
 元稹善稹移書韓愈曰甄生直布
 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必
 不回頭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
 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益不焉愈故
 答之

一六一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
 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歔執不起卒不汗祿
 山父子事甄音真弃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
 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氏或作非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
 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
 之者抗一作仇元和五年稹以監祭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

江陵府士曹○茅坤日文極媿婿感慨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

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

先人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

其父第匹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遣人

之善夫苟能樂遣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

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

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下書

而已也黃震日文一氣橫生可愛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

愈再拜

